

# 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高鈺昌

## 一、前言：學術生產概況

2022年，COVID-19的影響仍未完全消失，不過台灣與世界各國，業已逐漸掌握和適應後疫情之下的生活。與此同時，諸多的學術會議、期刊文章、論文，仍舊持續探究疫情、病毒與文學、文化之間的關係，闡述疫情如何改變我們對於世界、生活和生命的看法。不過相較於去年對於此議題的大量關注，今年則在此之外，輻散、回歸到早先台灣學術場域關注的焦點，持續著原先的探究。

今年度的博士論文共有32本，碩士論文有233本，而相較於去年度的博士論文有25本、碩士論文有277本，整體而言，除開博士論文仍舊維持穩定的數量，學術論文的生產，呈現出逐年減少的趨勢；而若再以2020年台灣的碩士論文有321本作為對照的基數，今年的碩士論文約已銳減至原來的四分之三。不過就其他層面的學術生產情形，今年度雜誌期刊文章的總篇目數（含評論、學術論文、小說、現代詩、古典韻文、散文、古典散文、劇本、傳記、童詩·兒歌、童話·故事、訪談、會議紀錄、書介、報導、翻譯等），相較於前年的10,565篇、去年度的11,335篇，今年度的篇目數甚而略增至11,682篇，並無同時下滑的跡象。至於是怎樣的原因，導致學位論文的量化數字，呈現出明顯下滑的狀態，又或，這幾年僅是一短暫的境

況，將有待日後持續的觀察。

大抵而言，今年台灣文學的學術研究趨向，雖然仍舊脫離不了文學對於疫情、病毒、後人類的反映和探查，但多場的學術研討會和論文，已逐漸承接過往的研究成果，例如有關島嶼的視角和海洋的視野，此一過往台灣文學嘗試錨定自身與世界／文學關係的鉅觀面向，仍是今年相當重要的發展趨向；此外，新詩史的嘗試建構、戰爭意涵的思索和延伸，亦是本年度學術生產的重要面向。本文以下，將接續說明。

## 二、學術研究趨向

### （一）後疫情

在面臨COVID-19的世界襲捲之後，人類終於再次清楚意識到，病毒其實從未消失，且更會與我們隨時同在。病毒是否帶來了人類的災難？又或，病毒能帶給我們怎樣有關生命的思考？「後疫情」一詞，至此成為台灣和世界所有的生命，都必須面對的生存處境。在去年的研究統整中，承接前述有關去年雜誌期刊文章篇目數的調查，以「疫情」作為關鍵字篇目，高達115篇，不過今年，業已減少至33篇；另外，去年有25篇以「瘟」作為關鍵字，但在今年，則僅有6篇；除此，去年有13篇以「防疫」作為關鍵字，但在今年，亦僅有6篇。文學始終反映著吾人面對當下生活與生存處境的現況，而如此相

關篇目數量的明顯減少，也意味著台灣與疫情、病毒的關係，可能業已走向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然而疫情的遺緒仍在，因此仍有不少學術會議的論文，依舊關切疫情與文學、文化間的互動。例如今年第44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仍是以「速度災難」作為會議的主題，陳國偉的〈時間後遺的病毒世？陳柏青《尖叫連線》中的怪物生命與記憶〉，以「病毒世」作為研究的視角，重新閱讀台灣小說中的怪物生命；而曹鈞傑的〈後記疫台灣：《孤絕之島》作為共群療癒〉，則是以台灣有關疫情書寫的重要合集作為觀察、分析的對象，闡述此一文本所帶來的重要作用；至於病毒所延伸而出的「災難」概念，楊志偉的〈書寫加速災難世：吳明益《複眼人》中的蓋婭論述、虛無主義與夥伴論述〉，亦以此重新檢視吳明益的小說中，所潛藏的相關災難論述。此外，在其他的學術會議如：第1屆「台灣戲劇暨表演產業研究學會年會：『弄潮：劇場文化、記憶與產業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兒少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以妖靈鬼怪為名」、「『台灣研究在東亞』學術研討會：文化記憶的存續與內容創意產業的挑戰」等，皆有與疫情相關的研究論文，試圖探查在疫情之後，戲劇以及各種文本，所面臨到的轉型與挑戰。

## （二）後戰爭

台灣的歷史，經歷過各式各樣的戰爭，這些戰爭的影響猶未消殆，而各種台灣文藝、文類、思潮的辯證，更是從未停歇。

今年的「文化研究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戰·世代」作為會議的主題，除

開闡述戰爭的議題，同時也延伸「戰」的各種意涵，探討各種世代、文類、場域的變化、替換與論辯。在此會議中，林貝柔〈後記憶的情動閱讀——《來自清水的孩子》的戰爭式書寫〉、常丹楓〈戰·記憶：論台灣的太平洋戰爭之變／辯〉，直接觸及台灣日本時代戰爭的命題，並以記憶的世代遞嬗和變動，重新看待戰爭所帶來的各種遺緒。此外，梁慕靈〈數位化時代下當代詩的典範轉移——論IG詩作與台灣數位詩的創作生態〉談當代新詩典範的轉移；王威智〈大辱華時代的共同體想像：大眾文化中的民族情感及其抵拒〉，則是討論當代全球文化生產工業中，「辱華」事件的頻傳，映現出何種情感和共同體的想像。而本會議的最後論壇，則是以「回望百年台灣文學論戰」為名，林淇濱、張文薰和朱宥勳等人對於台灣迄今不同時代、世代的文學論戰，進行了綜合的爬梳和關係性的闡述。

此外，世界性的「冷戰」架構，也是今年台灣學術研究的重要面向。獲得「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林祈佑的博士論文〈常態推想：冷戰台灣與日常性的氛圍〉（台灣大學台文所），援用各種理論框架，嘗試觀察台灣1960至1970年代，各種台灣文學、電影和藝術場域的文本，與冷戰文化生產之間的對話關係。而王梅香於「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性別、空間與（不）移動」中，則是發表了〈戰爭裡的青春：冷戰下的台灣女性勞動圖像〉，試圖描繪台灣眾多女性的勞動者，在全球的冷戰架構之下，有著怎樣生存和性別圖像的困境與發聲。另外，陳佩甄在「李喬文學、文化與族群論述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也以冷戰作為分析的時

空框架，發表了〈以恐怖之名：李喬告密者與冷戰感覺結構〉，對於李喬的文本進行細緻的分析。而同樣地，許仁豪在「『弄潮：劇場文化、記憶與產業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冷戰「太空」狂想曲：李曼瑰《淡水河畔》與歷史劇中的地緣政治與時空概念〉一文，則是探查在小劇場運動下的台灣劇場文本，所可能潛藏的，對於冷戰體制下美國霸權的幽微批判。以上3篇論文聚焦於冷戰之下的台灣、台灣人和各式文本，由此彰顯出更多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意涵。

此外，有關戰爭的議題還有其他諸多相關的論文，例如翁智琦發表於「『文學／海洋／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硝煙記憶·憂鬱聖地：1958年台海戰爭後副刊中的金門書寫〉，以台灣前沿的金門作為分析的對象，觀察台海戰爭對於地域書寫的影響；而張俐璇發表於「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的〈江湖情事：台灣「抗戰文學」裡的國共關係〉，則是以當代和五〇年代的小說作為比較的文本，觀察其所呈現的抗戰敘事和國共關係的刻劃，折射出怎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和歷史意義。另外，劉柳書琴的〈被圍困的敘事：泰雅族北勢群達利·卡給的隘勇線戰爭敘事〉，<sup>1</sup>則是分析《高砂王國》中有關泰雅族群的抗日記憶和戰爭敘事，試圖闡述台灣原住民的後殖民集體記憶和地方感建構。

在各種歷史的戰爭和思潮、文學的征戰之後，今年眾多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再次重

觀這些時空下的永恆火花。

### （三）島嶼中的世界，世界中的島嶼

台灣作為一座世界中的島嶼，探查台灣這座島嶼於世界中的特殊位置，同時，也探究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係，如此鉅觀的研究視角，依舊從去年不輟延續至今。今年諸多的研討會以及學術期刊論文，都大量關注島嶼、海洋與世界的命題。

去年的「台灣文學學會年會」，命名為「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且聚焦於「worlding」（在世界中）的概念。今年的「台灣文學學會年會」則更進一步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直接界定為「世界中的台灣文學」。也因此可以清楚照見，如何將台灣和台灣文學的發展，置放在一個能與世界進行對話的框架之中，是近來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始終迴避不了的重要課題。

在今年此一會議的舉辦中，李昂分享其作品於世界文壇中的翻譯與傳播，是肯綮、適切的破題，而會議的結尾，則有台灣的邱貴芬、李魁賢以及日本的四方田（垂水）千惠，進行有關世界文學議題的交流。論文發表方面，黃偉誌〈編織世界的記憶——2010年代台灣小說中的記憶與世界性〉直接談論台灣小說的記憶書寫裡，所具有的世界性；此外，華語語系的討論，依舊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例有趙帝凱〈魂在華語語系：論三位作家鬼魅敘事的處境性〉，討論華語語系的鬼魅書寫。而多數的論文，則是討論台灣文學場域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互動，台灣文學與日本、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文學場域的緊密互動與複雜交流，更顯現出台灣作為一座島嶼的變動性與特殊中介位置。另外於年會中，台

1 劉柳書琴，〈被圍困的敘事：泰雅族北勢群達利·卡給的隘勇線戰爭敘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2期（12月），頁157-191。

灣文學作品的翻譯、外譯和轉譯，同時也成為了許多學術論文探討的重要課題；亦有論文突出「南方」的概念，討論台灣作為世界中的一座南方島嶼，能夠與世界的南方國家、眾多島嶼，進行相互的結盟與對照。今年度《台灣文學學報》也與台灣文學學會合作，設置「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專題投稿區。

同樣探照台灣的島嶼特性，由台灣大學中文系、台灣中文學會以及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協會所聯合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亦命名為「文學／海洋／島嶼」。台灣島嶼特性的界定及其廣袤海洋視野的闡述，成為今年的現當代學術研究場域，相當鮮明的發展趨向。作為島與島的關係，台灣和香港、沖繩等地的文學文本，成為了相互對照的分析對象；而原住民的島嶼和海洋書寫，更是台灣文學極其獨特的養分，會議中陳榮彬〈民族誌、天生已經過翻譯的文學、翻譯：夏曼·藍波安的案例〉、李時雍〈復返南島：以夏曼·藍波安的南太平洋航海書寫為中心〉、王建慧〈「台灣」文學的域外閱讀：他者的他者、島嶼符號與美學經驗——以夏曼·藍波安為例〉以及賴清波〈環太平洋的島嶼共生：夏曼·藍波安的海洋知識想象、生態實踐與現代性掙扎〉，皆不約而同關注夏曼·藍波安的文化身分，及其翻譯的成果、獨特的海洋書寫和文本所映現的繁複意涵。此外，還有眾多論文的焦點，皆是關注文本中海洋和島嶼的刻劃，如何被賦予了理性、抒懷，以及政治、文化、生命情境的寄託。台灣的島嶼和海洋的位置，以及台灣作家的海洋和島嶼視野，皆在這場研討會中，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分析。

而有關海洋視野的探索，同樣也出現在其他研討會中，例如由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主辦的「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海洋的意象在詩和歌謠等文本中，如何被呈現和賦予眾多的意涵，同樣是被再次反覆討論的焦點。此外，第26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沙白文學學術研討會」中，詩人沙白如何觀照海洋的時空意象，且海洋又被寄寓了怎樣的哲學思想，亦被細緻地分析。

島嶼、世界與海洋，它們既是外在的地理空間，亦是創作者內在世界與外在思潮的疊合之處，同時，更是各種政治、文化和歷史的複雜角力場。此三種不同的空間面向與維度，但又彼此緊密交織、連結的分析概念，勢必會是日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行將繼續航行與繪測的重要座標。

#### （四）詩史的建構與探尋

在《2019台灣文學年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中，曾說明詩的創作和研究，其實並不小眾，甚而能獲得台灣眾多研究者的青睞（頁102）。如此的界定，也同樣發生在今年的趨向之中，與詩相關的研討會和學術專書、學位論文，是今年相當繁盛的研究實踐。

由中央大學中文系、國家圖書館、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詩學季刊社聯合舉辦的「台灣新詩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藉由百年的紀念與回顧，眾多台灣的新詩研究者，展開熱烈的新詩討論。而本會議的開啟議題，即是「台灣新詩百年史怎麼寫」，並由鄭慧如、孟樊，進行兩場詩史建構主題的演講。在此會議中，台灣新詩的複雜構成，與不同場域間的互動與交流，是眾多論文闡述的重點，例有台灣詩壇與日本、中國、香

港、南洋、菲律賓等地域間的複雜牽動和相互影響；此外，台灣數位詩的創作爬梳、台灣新詩文本中的生態書寫和女性意識，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此外，台灣的本土詩學、鄉土文學論戰以及台語詩的實踐成果，也都在會議中被一一闡明與整理。另外，今年還有彰化師範大學的國文學系、台文所，以及國立台灣文學館合辦的第31屆「詩學會議：『詩學與彰化學』學術研討會」，諸多會議論文對於詩作的地方景觀與彰化地方學的建構，皆進行深刻的討論。

詩史的建構與探尋，向來是台灣文學場域的重點論述，而在今年，除開有前述新詩百年研討會的舉行，更有楊宗翰、孟樊合著的《台灣新詩史》，此書針對詩史的建構，嘗試破除有關起源說、進化觀、國族觀和作者論的僵化本位，重新以詩作作為詩史討論的中心，並將詩史劃分為7個時期，試圖探尋詩史的罅隙和幽微之境。此外，張詩勤的博士論文〈「台灣近代詩」的形成與發展（1920-1945）〉（政治大學台文所），也觸及了台灣近代詩發展的系譜問題。而在詩史建構的相關論述之外，今年更有眾多討論新詩的學術專書，例有涂書璋《比較詩學——兩岸戰後新詩的話語形構與美學生產》、簡政珍《台灣現代詩美學》、李敏勇《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2——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以及李桂媚編選《向陽研究資料彙編》、張皓棠《噪音：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分以地域的比較、詩學的討論和詩家的縱觀作為分析的面向，進行當代詩學的研究工作。另外，今年多本的博士論文，也都以新詩作為研究的對象：高維志〈繞道巴黎：當代台灣詩學中「法式批評」的闡發〉（成功大學中

文所）探究法國的詩學如何轉化為台灣新詩批評的養分；蔡知臻〈台灣現代詩中的自我形象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所）則是回到自我與詩學的關係課題；吳正芬〈台語詩的美學研究〉（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所）則是嘗試說明「台語詩的美學」所具有的多樣美學呈現。從研討會、學術專書到學位論文的蓬勃生產，台灣詩史和其它眾多深入的詩學課題，今年都有著相當豐厚的研究成果。

### 三、結語

在上述不同的學術研究趨向之外，仍有許多過往的研究面向，持續於今年積累。例如馬華文學的研究、台語文學和客語文學的發展，猶有眾多的研究者筆耕不歇；至於影視文本、圖像文本、音聲文本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改易、轉譯和互動，勢必將是當下與未來，都不會間斷探討的發展趨勢；此外，原住民文學、移工以及性別的議題，早已是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些不同面向的研究成果，同樣都在今年延續、積著研究的量能。另還值得注意的是，過往以文學場域作為分析的框架，對於台灣文壇的互動具有精彩分析的張誦聖，今年再次以《台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繼續帶來文學場域觀的繁複討論；而楊雅儒《蓮花再生的台灣精神——林央敏的族群·地方·宗教書寫》，則是對於台灣文學的宗教書寫，進行了深層的精神樣貌闡述。

今年，台灣的疫情仍未停止，但有關疫情的關注和研究、書寫，似乎業已趨緩，但吾人可知，有關病毒、疫情與文學的研究，仍將會是日後持續發展的重點。此外，當下

的世界，戰爭猶然未竭，而當代的台灣文學研究，也對於台灣曾經經歷過的戰爭，展開各種遺緒的整理和意涵的辯證。

台灣本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台灣作為世界中具有充沛能動性的一員，以及台灣本身便涵有的歷史、地理和國際政治的特殊位置，都將緊緊牽動著日後台灣文學研究視角的發展和轉換。作為一個世界南方的島嶼，作為一座擁有豐富海洋資源的島嶼，台灣文學如何與世界、不同的島嶼和海洋國家展開密切的對話，台灣文學如何看見更多面向的世界，世界又如何看見更為多元的台灣文學，此些都將會是台灣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永恆肩負的任務。